

汽车总站售票员张桂萍——

春运期间,20秒卖出一张票

文/片 本报记者 姚楠 邓兴宇

正月初六,菏泽汽车总站迎来了节后客运高峰。候车大厅里挤满了等待上车的乘客,售票窗口前排起长长的购票队伍。在车站里,售票处可算是最忙碌的岗位,春运期间,平均每名售票员每天售出车票3000张,据估计平均20秒不到就要售出一张车票,这儿的每位售票员都练就了一身“快”功夫。



十几个春节在车站度过,闲聊都成奢侈

上午10时许,记者来到汽车总站北候车厅售票室,刚一进门,打印机的吱吱声、说话声、电话声、对讲机声就迎面而来,十几平方米的房间内,倒比大候车厅内嘈杂得多。

娘家在定陶的售票员张桂萍过了年就要每天上班,从2001年来到汽车总站算起,这已经是她在车站过的十几个春节了。由于工作性质特殊,售票

处尤其不允许空岗,每逢春节是她和同事最忙的时候,只能在节前挤时间走亲串友。“节后根本顾不过来,这都习惯了,家人朋友都能理解。”对忙着卖票的张桂萍来说,此时闲聊搭话都成了奢侈。

手拿对讲机的售票处主任油彩艳担负着前后方联系的重任,她告诉记者,汽车站实行流水发车、流水售票,车票数量都

是根据运力来定的,一旦某条线路车票售罄,她就要赶紧联系营调科调配车辆,在5分钟内答复旅客。

“除了售票外,售票处要解答旅客的问题,解释工作比较多,从早上7点到下午7点半,几乎要说上一天的话,所以一回到家真是一句话也不想说了,连电视机声音大些都受不了。”油彩艳笑称。

几千个站码要熟记,平均20秒卖出一张票

售票室内,记者注意到,每当旅客说出某个地名时,输入电脑的并不是地名或者地名拼音缩写,而是一串数字,油彩艳解释道,这是“站码”,只要菏泽向外发出的线路,无论终点还是中途停靠站,均有独一无二的数字代码,称作站码。对于售票员来说,站码就像她们的售票语言,几百条线路对应的几

千个站码,不仅要熟记于心,更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反应正确,输入电脑。

记者在现场看到,几乎每位售票员在听到乘客报出地名的同时,手上就开始在电脑中输入站码,且极少出错。粗略统计,从乘客报出地名开始直至车票售出,张桂萍平均用时不超过20秒。

“几千个站码熟记于心,这是对售票员最基本的要求,也没啥窍门,就是用的多了,记的多了,就熟练了。”对于让记者瞠目结舌的速记本领,油彩艳称没有什么技巧,惟有多练。“做售票员最重要的是要始终保持冷静,卖票与钱打交道,无论外面有多乱,心里不能乱,帐不能算错。”

手快嘴快走路也快,午饭十分钟就解决

11时30分,张桂萍的同事来替换她,使她有短暂的时间吃中午饭。她手脚麻利地收拾起随身手提箱,风风火火地赶去食堂。午餐是简单的豆芽炒肉,张桂萍和同事们站着把饭吃完。她告诉记者,中午每位工作人员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,但现在,她10分

钟就能把饭吃完,方便接班。

走路的时候,张桂萍的步速明显较快,记者几乎要小跑才赶得上她。“我们平时走路快习惯了,这会儿正是买票高峰期,我这边吃快点,走快点,就少耽误乘客的事,同事也能早点吃上饭。”张桂萍笑着解释。

到南侧售票处一个窗口,张桂萍把另一位同事替换下来。上打印机、输入工号、整理零钱……她以极快的速度把不离身的小手提箱中的“设备”一一铺陈好。不到一分钟,她又扬起笑脸,冲着窗外的乘客打起招呼:“请问您去哪里?”

◀售票员张桂萍正在售票。

牡丹花农赵忠方——

南下催花十三载,大年初三才过年

文/片 本报记者 董梦婕

春节期间,南方很多市民喜欢在家里摆放几盆盛开的牡丹,既赏心悦目又图个好兆头。

牡丹区赵楼村28岁的赵忠方今年已是第13次南下广州催花。虽然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和春节不能团圆的孤寂,但他的催花牡丹也又一次在广州花市上赚了个盆满钵满。

除夕年夜饭仅是快餐盒饭

每年春节左右,广州迎春花市上总是花香四溢、人潮涌动。花农们都希望在收市前通过突击销售,将精心培育的催花牡丹全部卖完,然后安心回家过个愉快的“晚年”。

今年赵忠方和往年一样,带了300多株牡丹苗南下,一来到广州便将全部精力注入到催花牡丹上。从租花场、买花盆,再到上盆培育,每一步都力增成本,他必须准确地控制娇艳的牡丹在春节盛开。巨大的工作量留给赵忠方的只有时间上的印象:“一般催花需要55天左右,今年农历10月底就带着牡丹来广州了,算一算,离家有63天。”

为了两个月的辛苦不白费,大部分花农吃住都力求简单。“为了省时

并多赚点钱,很多花农就在花市吃住,十分辛苦。身上被蚊子咬的都是红点,至于年夜饭更没有复杂的菜式,每年吃的都是普通的快餐盒饭。”

伴随着新年钟声的敲响,赵忠方的牡丹也终于销售一空。他急急忙忙收好摊,赶回住处时已是凌晨一点多。卸下了沉重的销售压力,赵忠方倒头就睡,直到大年初一上午11时许才起床,欢快地洗了个澡,和随行而来的大哥一起去小饭馆简单弄了几个菜,就算是补了个年夜饭。

“除夕收摊太晚了赶不上火车,只能坐初一晚上九点多的火车回菏泽,离上车的时间越近越激动,终于能回家啦。”



▲赵忠方在花圃中。

晚上到菏泽的列车上大部分都是下广州催花的菏泽老乡,像他这样十几年没在家过年的花农太多了。

经过18个小时的颠簸,初二下午四点半,走下车的赵

忠方脚步轻快,还未进家门,就先把一句响亮的“我回来了”传入家中。看到时刻惦念的家人纷纷进入自己的视线,赵忠方脸上洋溢起幸福的微笑。

坐在沙发上,一把将孩子揽

在怀里,跟家人聊聊今年的“战绩”,聊聊如何过年,话匣子一打开,赵忠方便止不住了。当晚全家一起吃团圆饭,大年初三开始走亲戚……赵忠方这才开始规划自己家的新年时间表。

12个大年初一在火车上度过

在赵忠方下广州催花的13年中,仅有一次赶在年三十晚上回到家里和家人团圆,有12个大年初一都是在火车上度过的。但是无论路上有多疲惫,赵忠方到家后总是感觉精力充

沛。

“如果花市结束后花还卖不完,那就变成草了。所以我每年都是等花基本销售一空了再撤摊,不然看着太心疼。”赵忠方说。年三十和大年初一

每年“南飞”只为越过越好

据赵忠方介绍,催花牡丹主要作为新年礼品赠送亲友,或者作为装饰增加新年气息。今年由于人工、花苗等基本销售一空了再撤摊,不然看着太心疼。”赵忠方说。年三十和大年初一

加上政府例行勤俭节约,部门订单骤减,今年的催花行情并不乐观。

当问及下年是否会多带些牡丹苗下广州催花,赵忠方则直摇头,“每年牡丹行情

不一样,为了家境越来越好,下广州催花则多一条卖花渠道。下年还会带三百多株牡丹苗南下,带多了反而销售压力大,得保证催出的牡丹品质,不能砸了招牌。”